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之前,我的兴趣主要是读书,有了孩子以后,注意力不得不转移,开始带着孩子满世界跑。跑的路多了,美丽的风景看了不少,但“恶棍”般的人渣也见了不少。

就在今天早晨,我们的车又被堵在了路上。谨慎起见,我们尽量和前车保持相对远的安全距离,但就是这一点谨慎,让后面一辆尾号461的雪铁龙,怒发冲冠,直接就撞上了我们的车尾。哐当一震,我们吓了一跳,第一反应是,我们的车子被追尾了。

正从后视镜往后看,又是哐当一下,我们的车子再一次被撞了,我们这才知道,是后面的车主故意撞我们了。My God,怎么有这样的人?我们急匆匆下车理论,还没开口,对方气势汹汹地就吼开了,“妈的,路是你们的?你们不会开快一点?”

“师傅,前面堵上了,我们怎么开快点?”

“什么师傅?给老子滚!”

“哎,你讲不讲道理?堵车了,你不能就撞我们的车啊!”

“撞了又怎么了?”对方简直凶神恶煞!

“混蛋!”我当即掏出手机就想拍下现场,报警,却被同车的朋友拉住了,“算了,别耽误时间了,我们走吧!”看看后面望不到尽头的车流,想想大家都在赶时间,我们只好回到车上,默默地发动车,后面的恶棍早已扬长而去了!

“黑社会的!肯定是黑社会的!”朋友一叠声地感叹!

我懦弱的眼泪顿时在眼眶里打转,这朗朗乾坤,怎么就有这样的霸道之人?

也就是不久前,我们出去旅游,也是眼睁睁看到另一个恶棍,在大庭广众之下,颠倒黑白。那是从香港飞济南的飞机上,大家刚刚吃过午餐,纷纷去卫生间。坐在我左前方的一个中年男人,膘肥体壮,把腿大咧咧伸在飞机过道上,结果把一位老大

爷差点绊倒。老大爷摇晃着还没站稳,对方恶狠狠地骂开了,“走路不长眼睛啊?”

老大爷抬起头,满头花白的头发根根竖起,说,“你绊倒了人,不该说一句对不起吗?”

“你给老子说对不起还差不多!”对方圆睁着眼睛,满脸横肉,蛮横而狰狞。

“小伙子,我也年轻过,还在部队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,人啊,不能太过分了!”

“啰嗦什么?欠揍啊?”对方霍地站起来,嗓门八丈高,一飞机的人顿时鸦雀无声。那一刻,我真恨自己手里只有一支笔,而不是一把剑,如果我是古代的剑客,我一定用我手上的剑,除暴安良!

我的朋友是国家资源管理方面的专家,也不止一次遇到恶棍。有一次,去外面吃饭,人很多,大家都在排队等餐位,一个胖女人公然插队,一个小伙子就说了句,“大家都在排队呢!”那个女人疯了似的,直接就扑向了那个小伙子,“我要你多管闲事!”

小伙子也是秀才遇到兵,摇摇头,饭也不吃了,掉头就走,女恶棍竟然不依不饶,还要追上去打人!她的两个小胖孩子,还有她老公,就站在那里哈哈大笑,边笑边说,“你老妈太厉害了!”

“都是什么人啊!”朋友声音里,满满的都是无奈和愤怒。

有那么一瞬间,我也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悲观和失望,想,在家多好,没事出什么门?简直是找罪受!但那只是社会的一个黑暗的角落,大多时候,大部分人,都是心怀善意。不是吗?比起遭遇恶棍,我们所遇到的好人要多得多,唯一需要我们做的是,善良的人们要携起手来,团结一致,我们和恶棍的数量是十比一,百比一,千比一。如果我们只做看客,我们就只是一盘散沙,可是,如果我们拧成一股绳,就能像鞭子一样,狠狠地教训那些混账恶棍!



插图/巴巴熊

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假,哪儿都没去,在单位连值了三天班,然后就是急匆匆地赶回了老家。

父母双亲都七十多岁了,身体虽无恙,但毕竟年龄大了,陪他们的时间真是屈指可数。有朋友相约,一起出去游玩;姐姐姐夫也想约着一起去沈阳,看外甥女。思虑再三,还是婉拒了。毕竟山水永存,而父母却是一天老似一天。

在家这几天,其实也并没做什么,甚至连一顿饭都没做。是我不想做,而是不想让父亲失落。父亲现在对儿女表达疼爱的方式,就是默默地为我们做饭。在这种默然中,有他的小兴奋、小满足。我所能做的就是陪母亲说话,听她絮叨往事。母亲说得兴高采烈,我听得津津有味,并不时在她忘记某个场景或某个人时,提醒一下,让母亲继续说下去。或许是年龄大了的缘故,听母亲唠叨这些陈年旧事,心里竟然平静如水,并不像以前,总是会不耐烦地打断,说已经听过很多遍了。

晚上,与父亲、母亲一起看电视。母亲边看边发表着自己的意见,父亲则斜倚在沙发里,边看边打瞌睡,在瞌睡的间隙,随时应和着母亲的评论。那只黄色的家犬,依偎在父亲脚旁,眯着眼睛,听到母亲的评论和父亲的应和时,抬头看看这个,又看看那个……我在家极少看电视剧,总觉得浪费时间,而陪父母看,心里却暖暖的、柔柔的。

6日那天,带着父母去公园转了转。母亲脑血栓多年,走路有障碍,需要拄着拐杖。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,怕人家笑话她走路的样子,便极少在人多的地方露面。弟弟为她买的轮椅非但不用,还把弟弟骂了一顿,说弟弟嫌弃她,拿她当废人。没办法,弟弟只好把轮椅送了人。母亲为了显示自己还有用,在家里依旧秉承着说一不二的作风,并且大事小情都操着心。父亲对她仍是宠爱有加,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,大事小事也是早请示晚汇报,就连打个扑克牌,也是能让就让。

那天,父母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休息、聊天,看我举起相机,母亲就想站起来,她说她不想照相。父亲拉了拉她,说照吧。母亲白了父亲一眼,说不

想和你照。那样子,矫情得像十八九岁的姑娘,我看着也是醉了。

父亲的腰不行了,站一会儿就累。有时候,走着走着,腰就弯下去,脸几乎贴着地面。又想起那天,与弟弟一起带父亲去省立医院看腰。看着淹没在拥挤人群中的父亲,那么瘦小,那么无助,好像别人一挤就把他挤没了。我赶紧挤过去,伸出手臂,把父亲圈在我的胳膊和墙壁之间,为他挡住拥挤的人群。那一刻,我只想像保护孩子一样护住我的父亲,让他不受拥挤之苦。可我心里却是酸楚的,从前那个顶天立地无所不能的父亲哪里去了?从什么时候起,我的父母已经老了,老得需要我的保护了。

在一片池塘边,父亲看着茂盛的荷叶,他说这片藕长势很好,出藕多。父亲是懂藕的,年轻时候,为了生计,为了我们的学费、书本费,父亲在寒冬腊月里,在冰冻三尺的池塘里,穿着胶皮裤子踩藕。他的关节、他的腰病,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。

看着这一大片的荷叶,父亲想的是当年的辛苦日子还是曾经的年轻力壮?抑或是此时此刻的知足而乐吧?

在家的院子周边,父母种满了扁豆。每年这个时候,父亲都会爬上屋顶、墙头摘扁豆。我们说了很多次危险,也抗议了很多次,不服老的父亲就是不听。他说他瘦,身子灵巧,他说他自己会注意,他说他的另一只手抓着树干……总之,一大堆理由,我只能胆战心惊地随着他的安慰也安慰着自己。好在,马上就要搬离这个院子了,父亲爬屋上墙的日子也不会存在了,我们就都放心了。

假期就要结束,我也要回家了,父亲吃过早饭,又爬上墙头为我摘扁豆。在茂密的叶子之间,父亲认真地挑选着,摘着,很骄傲,他觉得,他又是那个能够照顾儿女的父亲了!

有一朵茄子花,头一天还是娇艳的花朵,第二天就变成一个小茄子了。听着电视机里传来的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那首歌,看着父母的小院,心里酸酸的。是啊,时间都去哪儿了,时间就在这开花落间,在这果实成熟间,流逝了……

路上有『恶棍』

【生活烦恼】

□安妮

【严父慈母】

他不爱我

□苗君甫

从小到大,他都不爱我。

五岁,我全身被开水大面积烫伤,母亲搂着我哭,说都是她没有看好我。他阴沉着脸:“是他自己调皮,他的错你别想着替他承担。”

六岁,刚刚出院的我,左臂还缠着绷带,被他带到地里出花生。母亲拦住他,说:“他还是个孩子,手还没好。”他阴沉着脸:“左手没好,右手不是好好的吗?这点轻活儿可以干。”

七岁我上小学,因为烫伤,左手无名指无法伸开,被同学们嘲笑,回家向母亲哭诉。他阴沉着脸:“别人说点啥你都哭,你是为别人活的吗?”

十一岁我小学毕业,升入市里的初中。报到那天,母亲兴高采烈地准备行李被褥,要送我,他阻止母亲:“让他自己去!你能一辈子守着他?”

十五岁我高中住校,母亲说,学习压力大,脏衣服周末带回来妈妈给洗,我开心地说好。他阴沉着脸:“不准带!自己的事自己干,别老指望你妈。”

十七岁我高考落榜,面对十七年来首次遇到的重大挫折,我哭得死去活来。他阴沉着脸:“没考上怨谁?只怨你自己不努力,有啥理由哭!”

十八岁,复读一年后,我考上外省的一所大学。母亲拉着我的手说贴心话,他却说:“家里只负责学费,生活费你自己想办法。我十四岁就开始挣工分养家,十八岁不小了!”

大学四年,我做家教,勤工俭学,没有向家里要过生活费。想起他来,是满满的恨。想到从小到大,他对我说过的那些刻薄的话,在心里埋怨他。

二十二岁,我大学毕业,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。回家向母亲报喜,他说:“干出成绩才叫本事,别以为找到工作就万事大吉了!”

他的话逼着我努力,每当我想放弃,想到他阴沉的脸,严肃的表情,就在心里逼迫自己一定要坚持,至少不能让他找到骂我的理由。

这些年,我在他的逼迫下学着坚强,学着自立,学着努力自信地工作,想起他来,依旧是满腹的仇恨。

二十八岁,我有了儿子。妻子娇惯儿子时,我也开始很严厉,想起当年他的话,第一次觉得我可能误会他了。

带孩子回家,他已显老态,在躺椅上听戏。看我抱着儿子回来,他对我说,也像对儿子说:“男孩子不能娇惯着养,要不然不知道奋斗,不知道努力。要是孩子从小喜欢依赖别人,你得说狠话。也许他会恨你,但是长大后他就会理解。真不理解也没啥,孩子出息了,他埋怨你也值得。”

我叫了一声“爸”,再也说不出话。原来,他对我的狠,只是因为他爱我太多。原来,他并不是不爱我,只是因为他的爱严苛但却深情。

【家有长辈】

假日里的陪伴

□郑云霞

【家事段子】

一码是一码

周末傍晚,我和老婆因为琐事拌起嘴来,她说有本事别吃她做的饭,我生气地回答说“不吃就不吃”,之后便气呼呼地躺在沙发上,看起电视来。

老婆也没理我,一个人开始吃晚餐。吃完后,她走到沙发旁拉我起来,我以为她给我台阶下,劝我去吃饭。

我正想趁机再说她几句时,老婆张嘴说道:“饭可以不吃,但是刷碗的任务得完成,这是两件事,一码是一码。”

——张展

谁赚钱容易

我是老师,老公在建筑工地当管理人员。

每次,我都对儿子说:“我比你爸爸赚钱容易,少问他要钱!”

国庆长假到了,儿子想要出去旅游,但老公躺在床上哪儿也不想去。

儿子马上旧事重提:“妈妈,我现在发现爸爸比你赚钱容易,他躺着也能赚钱啊!”

我问儿子:“为什么这样说?”

儿子说:“他不带我们去玩,省了很多钱,你平时不是常说省钱就是赚钱吗,他这也是在赚钱啊!”

——扶贝